

區 遠 豫 魯 其 香

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

恨 仇

碧 等 著 李

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

區邊豫魯冀晉
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

恨 仇

著 等 莊 李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

恨 仇

晉冀魯豫邊區

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十

著者：

李

莊

等

編輯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

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

目 錄

生長·····	胡 田（一）
多餘的耽心·····	盧耀武（二七）
仇恨·····	李 莊（三四）
第二家庭·····	克 錦（五五）

生 長

胡 田

一

吳黑大，是剛從舊軍裏開小差來的，兩天以前才由縣政府動員送到連上來。

幾年來，當兵的生活，使他失掉了生活的趣味，談起揹槍打仗，他就厭惡透頂了。他覺得當兵就是被打、罵，最後碰上了災難，被長官丟掉；死了，屍骸給狗扯去餓肚子。家中想望着他，連信息也不會知道。一想起這些，他就又失悔了；那天在縣裏的動員會上，實在不應該自己舉起手來報名，不應該興奮，不應該講話。因為，這使得他又跑到軍隊裏來了。『軍隊』、『當兵』，這些字眼他都反感了。雖然，這裏的人們對待他不問，但是，他想：

『天下烏鴉一般黑，那裏不那裏，當兵人的命還不是一樣，時間長了，還會這樣有人照顧你麼？』

這使他在生活上，對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勁。開荒時，他的動作和同志們永遠配不在

一起；一個大個子，常常落在小張的後面。急得班長去幫忙他，也還是跟不上。彭斌子因為怕班的成績太低，已經幾次提議要開會，大家討論一個幫助他的辦法。

但是，事情發生得更嚴重了，第三天開荒回來，大家都去洗臉洗澡，他却悶悶的走進屋子就躺倒在炕上睡了。吃飯的時候，班長找着叫他，他躺着，瞪着眼，沒有答應……班長李富榮以為：在他班裏發生了不名譽的事情了——這個剛來的人，會因為他照顧得不適當，離開了他。他着了慌，走進屋子，放下飯碗，準備去找。屋子裏很暗了，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，他爬上炕去取他的槍，忽然碰到吳黑大的腿上，他驚住了。

『誰呀？』他問。

『我——』吳黑大拖聲懶氣的，帶着病人的腔調，說着，動了一下，又靜默住了。李富榮聽着是吳黑大，一面定下了心，但另外的念頭又浮上他的腦子裏來了。他覺得不應把一位新同志估量得太低，隨便猜疑他。

『怎麼，你不好過麼？』他關懷的問着他。

吳黑大用鼻子不便回答似的『嗯』了一下，翻了個身，就再沒有動靜了。班長李富榮又問他什麼地方不舒服，他沒精打彩的，用手在頭上輕輕的拍了一下，表示頭上出了毛病，又咕嚕着：肚子裏也有點怪難受。這樣，就算把一切問題都答覆過去了。他想讓班長快走，不要再囉囉嗦嗦打擾他，他好一個人靜靜的休息一下。

李富榮是絕對誠懇和老實的人。他對人的態度，常感動得使他班裏的戰士們，發着

誓，不肯離開他。去年有幾次編班，好多人都哭着和他分手，說他們捨不得他。弄得他必須用很長的時間去說服他們。在他班裏的戰士，總是有病了不肯說，深怕他知道了，又使他不安，忙來忙去，惹得心裏難過。他自己却更注意這些事，深恐有什麼不週到，被上級批評愛兵不夠。他，聽得吳黑大這樣一說，站住問了問，飯也不吃，就跑到了連部裏去。

連長是一個愛責備幹部的，像他自己責備他自己一樣，總是先檢討了自己，然後再去談別人。特別是他喜歡的人，他對他的嚴厲，常使有些人感到委屈，好好歹歹，開初幾句話，總是說你不對，提起對自己的注意和檢討。李富榮，誰都知道，連長最疼他，他的話還沒說完，連長就把話頭接過去了。

『不管怎麼說，你都要負責任！你不解釋清楚，一上山就讓他們那股猛勁去衝，你必須強迫同志們多休息幾次，人，他只是一個人，不能讓他充作鐵用。』

政治指導員是個老太婆嘴，而且常和連長說着同樣的話。

『你當班長，』他說：『你就得全盤照顧，你們總是想鬧第一，身體一點不顧，但是，你記住：健康，是每個同志革命的資本呀！』

『這怎麼能怪我呢？』李富榮想着，默默的檢查他自己所訂的愛兵計劃，但是，實在找不出：對於吳黑大的照顧，在什麼地方犯了錯誤。因此，他不得不作一個辯白，他說：『早晨一上山我就說過啦，還要叫我怎麼呢？』

『光說頂什麼用？你得領導他們做才是！』連長緊接就又解釋起『尊愛公約』來，說對每個戰士、都要認真的關心他們的生活，注意他們的身體，叫大家都像兄弟一樣生活，這是團結我們革命力量的先決條件。

『你記住了麼？』連長看着他問。

『記住啦。』李富榮有些礙口的說：『不過……』

『回去吃飯去吧，你還有什麼事？』

『吳黑大，唔，他開的地並不多呀，班裏面他是最少的。小張還比他多哩！』

連長怔了一下，看了他一眼：想想，說：『好的，等會我就過去看去，你先吃飯去罷。但是開始生產你必須記住：他是個新同志，在舊軍隊他是不懂得這些的，對他，不能和老同志比！』他要走了，連長又說：『叫同志們多幫助他，不要叫他難過。』

『是。』李富榮答應着，舉起手來：『敬禮！』

『慢一點，』指導員站起來，說：『這筐子裏還有兩把掛麵，帶回去，晚上一煮給他吃。』

外面漆黑。冷得李富榮身上打着寒噤，在看不見的，熟識的村子路上摸着走。到班裏，大家都吃過了飯，擠在屋子裏來看吳黑大。吳黑大在炕上已經解下了衣服，有些厭煩的，無可奈何的應付着來看他的同志們。看着李富榮走了進去，他更有意的嘆了一口氣。

『怎樣，吳黑大？』李富榮走到他的炕頭旁邊，看着他問：『要吃點東西麼？』吳黑大沒及回答，小張就插進嘴來了。

『咱給他端來啦飯他沒吃，』他照例是天真的看着李富榮，扯他的衣服，『班長，咱們另給他煮點東西吃吧？他只喝了半碗碗開水哩！』李富榮很想再問問吳黑大的病狀，小張竟等不得，又扯他的衣服，『去不去，班長？』

『去，去！』李富榮看着他說：『你真急，怕把忘啦一樣。』

他們出去了。吳黑大不知應該如何處理。他怕這樣下去，會鬧出大亂子來。受到懲罰；但他又不能將這所想的事情告訴他們。但是，裝病的結局，又會成什麼樣子呢？不是比這更惡劣和悲慘麼？

『是的，那不是在這裏，』他想：『但是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當兵的人那裏又不一樣呢？』

一切過去軍隊裏的情形，像『牛皮影子』般顯現在他的眼前，心上彷彿扎進了鐵錐子。他記起了在甘肅一次行軍中，他們班裏有兩個兵病了，跟不上隊伍，連長說他們想開小差，派人用手槍逼着叫他們跑步，兩個兵跑不動，哭了，連長王金蝠就下命令：把他們槍斃在路上！

另一次，是他的老鄉陳二皮匠的死。那是一個夏天，陳二皮匠病了，連長王金蝠到班裏瞧見了，說妨礙『新生活』，就把他扔到村外的破廟裏，還不准人去管。天黑啦，他

偷偷的去看他，陳二皮匠被丟在潮濕的路上，見了他就嚎啕大哭，抓住他，要求他救救命，但他有什麼辦法呢？第二天，王金蝠宣佈，病號要隔離，不准人去看他，說一切都有軍醫官負責，等他黑夜裏偷着去瞧他，破窰裏鬼也沒見一個，只見陳二皮匠從門板上滾到牆角呻吟，一件好的大衣，也被人用爛棉襖換走了。見了他就喊着：『兄弟，救救我，我記得你。……』但點名號一響，他只得趕快又往回跑，把自己腰裏的幾塊錢，掏給他，叫請一個老百姓可憐可憐給買一點東西吃。第三天他從崗上下來，又偷偷的去看他，夜裏，看不見，他在窰門口叫了幾聲沒人答應，他以為他睡着了，進破窰去一摸，他已經僵硬的躺在牆角裏，死掉了。他嚇得打着寒戰轉身就跑……第四天，連上的兄弟們把陳二皮匠抬到一棵大楓樹下，連長王金蝠還用手巾掩着鼻子同嘴，假情假義的問：『怎麼，昨天軍醫官沒來？咳，真沒想到他會死……』

……

『人心多狠！』他想到這些，幾乎要叫起來。忽然，門扇乒的開了，連長和政治指導員走了進來，他戰慄的看了他們一眼，急忙把眼睛閉住。

他想：『不行啦，這只得說病得厲害啦。不然，他們會說什麼呢？定會給罵一頓』

！

他們走近他，他身上就怕得更厲害。……

『怎麼病啦，吳黑大？』連長問着，摸着他的額門蓋。

吳黑大實在沒有經過這種場合——過去，他們的連長全是用眼角獸人的，摸着，那可不得了，他會摸出個什麼結果呢？他以為是不相信他，來看試他的脈膊，他嚇壞了。二股熱血，轟的一下衝到了他腦頂，他簡直發昏了。

『吃了飯麼？』政治指導員也問。他沒有回答，只是顫抖着，奇怪的等待着，一口從他心虛所發出來的畏懼。……

但他們，却以為他的確是病重了，指導員暗暗裏就打消了他的懷疑。

一一

李富榮在最後一班代小張放哨的時候，得到連長的命令：第二天，叫從他們自己班裏抽幾個人，上午把吳黑大送到醫院去。

天快明了，李富榮躺下去還沒睡着，就起來給吳黑大準備到醫院去的東西。他很輕巧，深怕拌響了什麼，把戰士們搞醒。吳黑大自夜裏躺倒以後，心裏有些奇奇怪怪的想得睡不熟；班長每次帶哨起來，他總被驚醒。這一次也一樣，李富榮起來、掌燈、他都聽得很清楚。燈光照透了屋子，他裝樣睡着不敢動彈，眼睛睜起來看着李富榮，他把他的槍取去擦了，又取下了小張的，輕輕把槍栓卸下，擦了又把它掛上，排在房來的地方。村裏鷄叫第二次了，窗子漸漸有些發白。李富榮便在牆上取下他的掛包，把筐子裏的

幾把掛麵裝進去，要想開門出去。吳黑大輕輕咳嗽一聲——他實在忍耐不住他咳嗽的習慣——李富榮就回頭站住，看着他……

『老吳？』他試探地醒沒醒，走過來問：『你怎價，好了些沒？』

吳黑大做着剛醒來的，病人的腔調，說：『還有些痛……』

『你要吃點東西麼？』

『不……』他不得其當的說。

『少吃點吧：等會兒，火房裏又不方便啦。』

李富榮走出去以後，吳黑大的思想裏竟閃現了一種最危險的念頭：官長都把他看成病人了，這可使他獨個兒留在家裏，換上件便衣逃走，回到家去！雖然，他早已不知道家裏的人，死了還是活着。

一個惡毒的思想支持着他，李富榮端來兩大碗掛麵，他竟連麵湯也喝光了。

『病不怕，只要能吃就行。』李富榮看他吃完以後，很高興，『你吃夠了沒？』

吳黑大沒有即時回答……

起床號吹了。連長和政治指導員又來看他。他們來得那末快——行動稍慢的戰士還沒穿好褲子。他們比他自己還關心他這一場『災難』……

『哎呀，』連長看着戰士們笑着叫道：『你們真該來個緊急集合，快把炕睡垮啦。』小張剛從被窩裏坐起來，還沒穿褲子哩，連長擰住他的耳朵，笑了起來：『讓我幫幫』

你的忙吧，不然，你屁股會在炕上生根的。」

房子裏全都笑了，小張紅着臉，用手阻住他，俏皮的笑着跳起來。站在屋角裏，忙亂的穿着褲子，瞪住連長。

『生產期間呀，』說着，他覺得不對，又找了個理由：『嗯，晚上又痛哩！』

大家知道他和連長在開玩笑，竟轟的大笑起來。指導員抓住他，笑着要擰他的嘴巴。吃過了飯，吳黑大的神經緊張起來了。他等待着隊伍一上山去，他就要用自己的生命，去投進這險惡的，最後的時刻：他要逃走！在這裏，他還沒看見過，對逃兵，他們會用什麼刑法；過去，舊軍裏，他可看得太多了。差不多每天一次，集合在河灘，看着逃兵，一個個變成死人。狗把那些死了的兵，扯得稀爛，咬住一隻胳膊，或是一隻大腿，在城裏的大街上，在人們的眼面前，奔跑着，把孩子們嚇得亂叫……他顫慄了。

『這多可怕呵！』他想：『咱怎麼逃了出來呢？』

那些過去的生活，像一個漆黑的大洞一樣，張着嘴，跟在他的背後，拚命追趕他。它把他包圍在一種烟霧裏了，他害怕得背上滾下了冷汗。他睜開眼睛，想借這白天的光來驅逐這包圍着他的，一切過去的回憶。然而，那些用血畫出來的事實，仍舊像毒蛇一樣，緊緊的纏繞着他，李富榮和彭鐵鉅子扛了担架進來，驚異才把他從回憶裏拖了出來。

『這幹啥用的？』他奇怪的問。

『送你到醫院去，』李富榮看着他，『你能坐起來麼？』

事情是太突然了，彭鐵鉞子即刻就要給他收拾行李。這真叫他爲難，去哩，還是不去呢？但是，班長又扶起他來；催着彭鐵鉞子快動手。而且安慰着他。

『到醫院好好休息幾天去，』李富榮說：『班裏人很忙，不能好好照顧你，醫院會比班裏好些。』

事情真走到盡頭了，吳黑大糊塗了，不敢來相信將來的結果。心虛和恐懼，使他的臉變得慘白，他像被人追攔在懸崖邊上的人，前進不得，也回不了頭。急得冷汗從死板的臉上淌了下來。……

『看你，』班長竟以爲他病更重了，『臉這麼怕人，在這橙子上坐一坐，等他收拾吧。』他又對着彭鐵鉞子：『你動作快一點，天不早啦。』

吳黑大偽裝的疾病，被同志底，深厚的友愛逼到絕路上了。在他無法回頭的時候，他對班長說，他必須到廁所去。從這裏，他希望着找到機會，逃脫擺在他眼前就要獲得的懲罰，重新去追求他那過去的，平靜的莊稼地裏的生活。然而，班長怕他跌倒要扶着他去，一個冒險的企圖，又跌落到失望裏去了。

醫院距胡莊廿五里，他們抬到的時候，天已經快上午十二點鐘了。醫生穿着件黃布子軍衣，耳朵上掛着聽診器，站在門口，叫把病人送到門診室去。

屋子裏有點冷，在辦公桌上放着本病員登記冊，桌旁放着一個火爐，火燃得不大。醫生檢查了一次之後，覺得這病人的病症的診斷，有些使他棘手，他皺着眉，擷額沈思了一會，怕病人冷，給他蓋上被子，手伸在火爐上烘着暖，然後，靜靜的，仔細的在考慮。吳黑大呻吟得更厲害了，幾乎成了短促的嚎叫。醫生沒法辯識清楚，又走過去，把體溫表放在他的嘴裏，用聽診器重新在他身上，各個部分都仔細的檢查一遍，默默的審視他的臉色，想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出一個解答的理由來。但是體溫表和以前一樣，各部脈膊的跳動也和以前一樣。

『怪事！』他想着，不解解的看着他。

『把嘴張開看一看，』醫生最後想要從這裏意外的來獲得解答了。可是，這呈現給他的，仍舊是一個謎。但他不敢大胆的妄下判斷，他不得不去找院長親自來診斷了。

院長是一個冷靜嚴肅的人，做事情，果斷，乾脆，只要他認為有了證據給他證明對的或者錯的，他執行的時候，鐵錘也不能打得翻他的意見。他一走進門診室，人們都特

別注意着他，各人都自己拘束了起來，仔細的看着他。醫生剛才診斷過的地方，他重新審斷了一番之後，眼睛深深的瞪了病人一眼，作出決定了。

『還是叫他們抬回去吧，』他向醫生說：『這也抬來送醫院，我們那有這許多漏洞？』李富榮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，比相信院長的診斷更堅定。對病人，他比對自己更關心。他爲他，不睡覺，不吃飯，肩膀壓得紅紅的，還怕對病人照顧不周到……忽然，醫生說，吳黑大，醫院裏不收，他詭異得脖子粗了起來，眼睛惡意的看着院長。

『爲啥道理？』他問。

院長臉紅紅的，似乎不好說出口，但他用沒有床位來推托了，戰士們提出了好幾個辦法，院長都搖頭，他最後說：

『說沒辦法就沒辦法，有地方也還用你們說嗎？』他說着就要走。

『咱們抬回去，』李富榮阻住了院長？生氣的說：『如果有了一差二錯？……』

『我負責！』院長嚴謹的點點頭！再沒有二句話，就走進隔院的辦公室去了。

李富榮臉紅了，幾乎罵出聲來，他感到院長是這樣『官僚主義』！

四

吳黑大在担架上躺着，神經劇烈的搏鬥，使他渾身顫慄。他現在，像被細綁住的罪

人，像看着黃頭多脚的蜈蚣爬上他褲管裏，他要被毒死，他又不能動彈。時間逼住他走上死路，竟越來越殘忍。他是再沒辦法逃走了。

『他們會怎樣處治我呢？』他想。

太陽快落山了，彭鐵鉅子、班長，他們抬着他，踏着整齊的步子，一邊氣憤的咒罵那個『官僚主義』的院長。胡莊越來越近了。他們的腿彈動得更上了勁，担架的閃動，有節奏的一起一落。吳黑大躺在很不穩的繩索的搖床上，感到一點輕微的浮沉，但是他腦子裏昏沉沉的祇有一個思想：『他們到後來一定會殺了我！』

回到班裏，李富榮用手巾擦了兩把熱汗，就去清理吳黑大的東西；扶他起來，用大衣給他披上，急忙就給他鋪炕去。吳黑大只有一個毡子做墊的，他怕他躺得不舒展，便把自己的棉褥子給他墊上。

『你躺下吧』，李富榮鋪好了炕，扶住吳黑大，臉上還不斷的淌着熱汗。班長越對他好，他就越害怕。……

李富榮到廚房裏去了，屋子裏躺着吳黑大一個人。他要逃跑了。他沒有臉見人！

『這是時候了！』他蹣起頭來看。看院子裏沒有人，跳起來抓住褲子，就想跑。但忽然什麼地方兵的一下，把他全身都嚇得軟下沒勁，慌張的扯住被子把頭和腳都裹起來。他個子很長，被子沒包住他，腳和褲腿竟露了一長截在外面。躺着，他尖起耳朵，像兔子一樣聽着。好長的時間過去了，然而什麼也沒有，等他伸出頭來看，才證明完全是他